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二回 魏聘才途中誇遇美 王桂保席上亂飛花

話說子玉在車裡，一路想那所見的絕色美童。到了家，見門口一車三馬，認得王通政的家人，知道通政在此。便進來到書房，見他父親陪著王文輝在那裡說話，上前見了，說道：「方才到舅舅處請安。」文輝笑容可掬的道：「我一早出來，還未到家。」子玉站在一旁，見文輝說：「開春同年團拜，已定了聯錦班，在姑蘇會館唱戲。這回只怕人不多，現在放外任與出差的不少，大約不過三四桌人。」梅學士道：「袁樓樓巡撫雲南，蘇列侯奉命山右。其餘學差者有二人，司道出京者三人，餘下不過此眼前數人，大約還不滿四席了。」王文輝又到裡頭去見了顏夫人，彼此道了些家常閒話，即提起他次女瓊華□六歲了，尚未字人，托士燮留心物色。士燮答應，隨又說道：「擇女婿也是一件難事，盡有外貌甚好，內裡平常。也有小時聰明，大來變壞的。」顏夫人接口說道：「這總是各人的姻緣。非但揀女婿難，就是要替你外甥定一頭親事也是不容易的。文輝道：「要像外甥這樣好的，那裡去選呢？」正說著，只見一個僕婦，手裡拿著兩個紅帖走進二門。士燮問道：「有誰來了？」僕婦將帖呈上說道：「門上說是家鄉來的，現在二門外等回話。」士燮看時，一個全帖上寫著：世愚姪魏聘才；一個寫著：門下晚學生李元茂。士燮道：「這稱呼是小門生，不知那裡來的？這魏聘才又是誰呢？」王文輝道：「世愚姪，不要是魏老仁的兒子麼？」士燮道：「只怕是的，今年夏間接著老仁的信，說要打發他兒子進京弄一小功名，托我收留照應的話。若論老魏人品，實在下作，惟在你我面上，還算有點真情。」文輝道：「若論老魏，原是個上等聰明人，要發科甲也很可發的，就是陰鷲損多了，成了個潑皮秀才。」

既是他兒子遠來投奔，老弟也是義無所辭的。」士燮叫梅進進來問了，果然是他。一個是西席李先生之子。吩咐梅進：

「請他們在花廳上坐，說我就出來。」文輝也就起身告辭，士燮送到門口，轉身到花廳垂花門首，即叫跟班的到書房去請少爺出來，遂即踱進花廳。

只見上首站的一個少年，身材瘦小，面目伶俐；下首一個身材笨濁，面色微黃，濃眉近視，懼約有二□幾歲光景。那上首的踏步上前，滿面笑容，口稱老伯，就跪下叩頭。士燮還禮不迭，起來看道：「老世臺的尊範，與令尊竟是一模一樣。」聘才正要答應，李元茂已高高的作了一個揖，然後徐徐跪下，如拜神的拜了四拜。士燮兩手扶起，說道：「你令尊正盼望你來，一路辛苦了。」那李元茂掀唇動齒的咕嚕了一句，也聽不明白。士燮讓他們坐了，聘才道：「家父深感老伯厚恩，銘刻五內，特叫小姪進京來，給老伯與老伯母請安，還要懇求栽培。」

士燮問了他父母好。子玉出來，見過了禮，士燮即叫子玉引元茂去見他父親，子玉即同了元茂、聘才到書房去了。士燮吩咐家人許順，收拾書房後身另院的兩間屋子，給他們暫且住下。

又吩咐同了他們的來人，去搬取行李，才到上房去了。

這邊子玉引李、魏二人到了書房，性全已知道他兒子來了，等他叩見過了，然後與魏聘才見禮，問了姓名，性全讓他上坐，聘才只是不肯。子玉想了一想：「先生父子乍見，定然有些說話。」就引聘才到對面船房內坐下，雲兒與後兒送了茶。聘才笑道：「世兄可還認得小弟麼？」子玉道：「面善的很，實在想不起了。」聘才笑道：「從來說貴人多忘事，是不差的。那一年，世兄同著老伯母進京，小弟送到船上。世兄雙手拉住了腰帶，定要叫小弟同伴進京，老伯母好容易哄騙，方才放手，難道竟不記得了？」子玉笑道：「題起來卻也有些記得。那時弟只得五歲，似乎仁兄名字有個珍字。」聘才道：「正是。我原說像吾兄這樣天聰天明的人，既蒙見愛，定是忘不了的。」子玉問道：「仁兄同李世兄來，還是水路來的，還是起旱來的？」聘才道：「雖是坐船，還算水陸並行。說也話長，既在這裡叨擾，容小弟慢慢的細講。」正說著，見雲兒走來請吃飯，遂一同到書房來。性全忙讓聘才首坐，聘才如何肯僭，仍讓先生坐了，次聘才，元茂與子玉坐在下面。席間性全問起一路來的光景，又謝聘才照應。聘才謙讓未遑，又贊了元茂許多好處。性全也覺喜歡，道是兒子或者長進了些。那李元茂悶著頭不敢言語。用完了晚飯，那時行李已取到，房間亦已打掃。

喝了一會茶，說了些南邊年歲光景，聘才知道元茂不能熬夜，起身告辭，性全也體諒他們路上辛苦，就叫元茂跟了過去，子玉送他們進屋，見已鋪設好了，說聲：「早些安歇罷！」也就叫後兒提燈，照進上房去了。

次日聘才、元茂到上屋去拜見了顏夫人，又將南邊帶來的土儀與他父親的書信一並呈上，書中無非懇切求照應的話。另有致王文輝一信，士燮叫他遲日親自送去。這聘才本是個聰明人，又經乃父陶■，這一張嘴，真個千伶百俐，善於哄騙，所以在梅宅不到□天，滿宅的人都說他好。子玉雖與其兩道，然覺此人也無可厭處，尚可藉以盤桓，遣此岑寂。

一日晚上，元茂睡了，子玉與聘才閒談。聘才問道：「京裡的戲是甲於天下的。我聽得說那些小旦稱呼相公，好不揚氣。」

就是王公大人，也與他們並起並坐。至於那中等官宦，倒還有些去巴結他的，像要借他的聲氣，在些闊老面前吹噓吹噓。叫他陪一天酒要給他幾□兩銀了，那小旦謝也不謝一聲，是有的麼？」子玉笑道：「或者有之，但我不出門，所以也不大知道外面的事。」聘才道：「戲是總聽過的，那些小旦到底生得怎樣好呢？」子玉道：「我就沒有見過好的。這京裡的風氣，只要是個小旦，那些人嘴裡講講都是快活，因此相習成風，不可挽回。」聘才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，南京的戲子本來不好，小旦也有三四□歲了，從沒有見過叫這些人陪酒。但如今現在出了兩個小旦，竟是神仙落劫，與我一路同來，且在一個船裡，直到了張家灣起旱。也是同一天到京的。」子玉笑道：「怎麼叫做神仙落劫？」聘才道：「這神仙裡頭，只怕還要選一選呢。若是下八洞的神仙，恐還變不出這個模樣，京裡有個什麼四大名班，請了一個教師到蘇州買了□個孩子，都不過□四五歲，還有□二三歲的；用兩個太平船，由水路進京。我從家鄉起身時，先搭了個客貨船，到了揚州，在一個店裡，遇見了這位李世兄，說起來也是到這裡來的，就結了伴同走。本來要起旱，因車價過貴，想起個便船從水路來，遂遇見了這兩個戲子船在揚州。那個教師姓葉叫茂林，是蘇州人。從前在過秦淮河卞家河房裡，教過曲子，我認得他。承他好意，就叫我們搭他的船進京。在運河裡糧船擁擠，就走了四個多月。見他們天天的學戲，倒也聽會了許多。我們這個船上，有五個孩子，頂好的有兩個：一個小旦叫琪官，年□四歲。他的顏色就像花粉和了胭脂水，勾勾的搓成一彈就破的。另有一股清氣，暈在眉梢眼角裡頭。唱起戲來，比那畫眉、黃鸝的聲音還要清脆幾分。」

這已經算個絕色了。更有一個唱閩門旦的叫琴官，□五歲了。他的好處，真教我說不出來。要將世間的顏色比他，也沒有這個顏色。要將古時候的美人比他，我又沒有見過古時候的美人。世間的活美人，是再沒有這樣好的。就是畫師畫的美人，也畫不到這樣的神情面目。他姓杜，或者就是杜麗娘還魂？不然，就是杜蘭香下嫁。除了這兩個姓杜的，也就沒有第三個了。」

子玉不覺笑起來，心裡想道：「他這般稱贊是不可信的，但他形容這兩個人，倒可以移到我前日車裡所見的那兩個身上，倒是一毫不錯的。世間既生了這兩個，怎麼還能再生兩個出來？」

斷無是理，不必信他。」即說道：「吾兄說得這樣好，天下只怕真投這個人。」聘才道：「這是你可見得著的，他們與我同一天到京，此時自然已經進了班子；難道將來不上臺唱戲的？那時吾兄見了，才信小弟這對眼睛，是個識寶回回，不是輕易贊好的。就是一樣，這兩個相貌好了，脾氣恰不好。憑你怎樣巴結他，要他一句好言好語也不能。」

那一個更古怪，他索性不理人，若多問了他幾句話，他就氣得要哭出來。只怕這種性情到京裡來，也沒人喜歡。若論相貌，就算京城裡有好相公，也總壓不下他，恐還要比不上他呢。」

子玉心裡想道：「他說這兩個人，與他同一天進京。我那日看見那兩人之後，他就到了，不要他說的就是我見的，那一班人卻像從南邊來的模樣。」便又問道：「你說那個頂好的叫什麼名字？」聘才道：「叫琴官。那個叫琪官。」子玉道：「琴官進城那一天穿的什麼衣裳？」聘才道：「都是藍縷綢皮襖，醬色呢得勝褂。」子玉見衣服已經對了，又問：「他一人一個車呢，還與人同坐

一個車？」聘才道：「他與琪官、葉茂林同坐一個車，那車圍是藍布的，騾子是白的。」子玉又道：「那葉茂林有多少歲數了？」聘才道：「五□以外。」子玉不禁拍手笑道：「我已見過這兩人，你果然贊得不錯，真要算絕色了。」聘才大樂道：「何如，你幾時見過的？」子玉就將那日擠了路，見四輛車都是些小孩子，頭一輛就是這三個人。那琪官已經好了，那琴官真可說天下無雙。聘才樂得受不得，便又問道：

「比京裡那些紅相公怎樣？」子玉笑道：「前日車裡那兩個，我皆目所未見，那個琴官更為難得，但不知此時在什麼班裡？」聘才道：「明日我出去打聽，打聽著了，我們去聽他的戲。」子玉點頭，再要問時，忽見燈光一亮，一個小丫頭在門外說道：「太太叫請少爺早些睡罷。」子玉只得起身進去。這一宿就把聘才的話想了又想，又將車中所見模樣神情，細細追摹一回，然後睡著。自此子玉待聘才更加親厚。

次早聘才帶了他的小子四兒，將王文輝的信送去。適文輝一早出門未回，王恂也不在家，只得請顏仲清會了。聘才見仲清一表非凡，敘了一番寒溫，知是文輝之婿，又是士燮的內姪，免不得恭惟一番。正要告辭，只見一個跟班捧著一包衣服進來說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聘才只得坐下。停了一會，聽得外面有說話的聲音，像是定班子唱戲的話。然後靴聲禿禿，見一個大方臉，花白長鬚，三品服飾，儀容甚偉，猶裘耀目，粉底皂靴，走將進來。聘才知是主人，連忙上前作揖拜見，文輝雙手拉住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作什麼行這樣大禮。那一天你們到京，我就知道了，可是在舍親梅鐵庵處住的？」聘才答應了「是」。

文輝讓聘才坐下，自己就盤起腿來，仲清坐在靠窗凳上。聘才見這大模斯樣的架子，心裡籌畫了一籌畫，便站起來道：「小姪在諸位老伯蔭庇之下，一切全仗栽培。家父曾吩咐過小姪，說大人的尊範，必要位至極品。趁如今拜識拜識，將來可以提拔寒■。」說罷取出書子來雙手呈上，文輝一手接著，看看信面就放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令尊怎麼這樣疏遠我，寫起大人安啟來。」又歎口氣道：「可惜了令尊這一手好八股，那一年與我同案進學，我中那一科，你令尊本要中解元的。已經定了元，主考忽看見那本卷面上，畫了一把刀，一枝筆，筆底下一團墨浸，直印到卷底。揭開看時，像一個人頭，越揭下去越清楚，連眉目都有了。因此，知他損了陰鷲，便換了人。也不曉得令尊何意，這一管好筆，不做文章去做狀子，至今還是個窮秀才，也沒見他發過財。每逢學臺出京，我總重托的，不然，訪聞了這只刀筆，還了得。」說得聘才倨促不安。文輝又手理長髯說道：「前年魏府尊選了江寧，出京時問我要個朋友，我就薦了令尊，他一口答應說要請的。後來不見你令尊的信來，我甚疑心。及魏府尊的稟帖來說，上司薦的人多，不能不請。

又說侯石翁又硬薦了兩個親戚。只好代為設法，或轉薦別處。

後來到底轉薦沒有呢？」聘才茫然，並不曾見有此事，只得恭身道謝。又說：「也沒有轉薦。」文輝道：「想必他又聽了什麼閒話了。但此時令尊還是處館，還仍舊做那勾當？」聘才道：

「此刻家父在一個鹽務裡司事，比處館略寬展些。」文輝道：

「這倒好。一年有多少修金呢？」聘才道：「也有三百金。」文輝道：「也夠澆裹了。論起來我做了三品京堂，一年的俸銀，也不過如此。」說罷又仰面而笑。聘才也無話可說，正想告辭，忽見一個俊俏跟班，打扮得□分華麗，湊著文輝耳邊說了一句話。聘才是乖覺人，知道有事，便起身告辭，文輝要送出去，聘才道：「還同顏大哥有話講，大人請便。」文輝便住了腳，彎一彎腰，大搖大擺的進去了。仲清送出了門，聘才想道：「這個老頭兒好大架子，不及梅老伯遠甚。」便自回梅宅不題。

且說仲清到自己房中吃了飯，與其妻室蓉華講了些話，來到王恂書齋，恰值王恂才回。剛說得一兩句話，有王恂兩個內舅前來看望：一個叫孫嗣徽，一個叫孫嗣元，本是王文輝同鄉同年孫亮功部郎之子。這嗣徽、嗣元兩個，真所謂難兄難弟。

將他們的外貌內才比起王恂來，真有天淵之隔。這嗣徽生得縮頸堆腮，臉色倒還白淨，就是肺火太重，一年四季總是滿臉的紅疙瘩，已堆得面無餘地，而鼻上更多，已變了一個紅鼻子。

年紀倒有二□六歲，《五經》還不曾念完，文理實在欠通，卻又酷好掉文，滿口之乎者也，腐氣可掬。有個蘇州拔貢生高品，與他相熟，送他兩個諱名：一個是「蟲蛀千字文」。又因他那個紅鼻子，有時擦得放光透亮，又叫做「起陽狗腎」。乃弟嗣元，生得鼻唇露齒，又是個弔眼皮，右邊一隻眼睛高高吊起，像是硃筆圈了半圈。文理與乃兄不相上下，卻喜批評乃兄的不通。又犯了口吃的毛病，有時議論起來，期期艾艾，愈著急愈說不清楚。高品也送他一個混號，叫做「疊韻雙聲譜」，這兩個廢物真是一對。

是日來到王宅，適文輝請客，客將到了。王恂即同他到書房內來。仲清躲避不及，只得見了，同王恂陪著坐下。嗣徽先對仲清說道：「今日天朗氣清，所以愚兄弟正其衣冠，翻然而來奉看的。」王恂、仲清忍不住要笑。嗣徽又對王恂說道：「適值尊駕出門，不知去向，若不是『鳥倦飛而知還』，則雖引弓而射之，亦徒興弋人之慕矣。」仲清正要回言，那嗣元道：

「哥、哥、哥你這句話說、說錯了，怎麼把鳥來比起人來，你、你、你還要將箭射、射、射他，那就更豈有此理了。」嗣徽道：「老二，你到底腹中空空如也，不知運化書卷之妙。這是我腹笥便便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這句『鳥倦飛而知還』，是出在《古文觀止》上的。若說鳥不可以比人，那《大學》上為什麼說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』呢？」仲清暗笑道：天下也有這樣蠢材，便道：「大哥的鳥論極通，豈特大哥如鳥，只怕鳥還不如大哥。要曉得靖節先生此言，原是引以自喻的。」嗣徽側耳而聽，又說道：「老兄所看的《古文觀止》，只怕是翻板的。小弟記得逼真，做這篇古文是個姓陶的，並不是姓秦。」王恂忍不住，裝作解手出去，抵著嘴笑了一會。仲清笑道：「大哥實在淵博之至，連那做古文的姓都知道。」嗣徽只道仲清果真佩服他，便意氣揚揚，臉上的紅疙瘩，如出花灌了漿一樣，一顆顆的亮澄澄起來，便對嗣元道：「老二，但凡我們讀書人，天分記性是並行不悖，缺一不可的。」嗣元道：「敢、敢、敢子，若不是記性好，也不、不、不把狗來對人了。若不是天分好，也不把牛來對先生了。」說著大笑，那只弔眼皮的眼睛已淌下淚來。那嗣徽便生了氣，兩腮鼓起就像癩蝦蟆一樣。仲清故意問道：「想必令兄又是引經據典，倒要請教請教。」嗣元道：「論、論、論文理呢，家兄到底多讀兩年書，小、小、小弟原趕、趕、趕不上，但是錯的地方極多。有一天先生出、出、出了一個對，是叫將書對書的。上對是：『人能弘道。』家、家、家兄卻對得快，寫了出來是：狗、狗、狗無恆心。先生道：『這不是書。』家、家、家兄道：『是《孟子》上的。』先生道：

『豈、豈、豈有此理。』家兄只當先生忘了，便樂、樂、樂得不得了，連忙翻、翻、翻出來看，原來是草字頭的苟字，不是反犬旁的狗字。」仲清笑了一笑道：「若不是狗記錯了，倒是一副好對子。」嗣元道：「又一日，先生出了一個做起講的題、題、題目，是：『先生將何之。』家兄就、就、就將『牛何之』做了起頭。先、先生拿筆又、又、又了幾又，痛罵了一頓。」這一番說得嗣徽羞忿難耐，便在屋子裡亂踱起來，說道：「屁話，屁話！」便起身告辭。王恂也恐他們弟兄鬥氣，不便挽留，同仲清送了出來。

剛到二門口，可巧碰見孫亮功進來，孫氏弟兄站在一邊。

王恂、仲清上前見了禮，亮功問道：「客到齊了麼？」王恂道：「沒有。」仲清看亮功雖是個紫糖色扁臉，蹋鼻子，但五官端正，又有了幾根鬚鬚，比兩位賢郎好看多了。

亮功正要與他兒子說話，適值王桂保進來，見了亮功並王恂、仲清，也站在一邊。亮功看看桂保，對他兒子說道：「你們回去，不要說什麼。」嗣徽兄弟會意答應，於是亮功即拉了桂保進去。

仲清、王恂送了他弟兄出門進來，大家換了衣裳，在書房內晚飯對酌閒談。王恂道：「我們這兩位舅兄，真可入得《無雙譜》的。」仲清道：「為什麼同胞兄妹絲毫不像？假使尊夫人生了這樣嘴臉，那就夠你受罪了。」王恂笑道：「幸虧內人是如今這位岳母生的。你不曉得我們還有個大姨子在家，是個天老，一頭的白髮，那是不能嫁人的，差不多有三□歲了。」仲清問道：「聽得令岳母潑妒異常，未知果否？」王恂道：

「這個醋勁兒卻也少有的。」且按下這邊。

卻說孫亮同了桂保進來，見過主人。不多一刻，客已全到，便安起席來。這些客都是文輝同年，論年紀孫亮功最長，因係姻親，便讓兵部員外楊方猷坐了首席。對面是光祿寺少卿周錫爵。監察御史陸宗沅坐了第三席，孫亮功坐了第四席，文輝坐了主席。桂保斟了一巡酒，楊方猷命他人席，對著王文輝坐了。文輝問他哥哥蘭保為什麼不來，桂保道：「今日本都在怡園逛了一天，徐老爺知道這裡請客，才打發我來的。蘭保、寶珠、蕙芳、漱芳、玉林都還沒有散，只怕總要到四五更天才散呢。」文輝道：「這徐度香也算人間第一個快樂人了。」陸宗沅道：「聽說他這個怡園共花了五□多萬銀子才造成。」楊方猷道：「本來地方也大，也造得過於精緻。」文輝道：「我前月逛了一天，還沒有逛到一半。」桂保說：「我們今日逛了梅庵與東風昨夜樓兩處，這兩處就有正百間屋子。實在造得也奇極了，幾幾乎進去了出不來。」孫亮功道：「你應該打個地洞，藏在裡頭。」說得大家都笑。桂保道：「你會罵人。」便斟了一大杯酒來罰他，亮功始不肯喝，桂保要灌，便也喝了。

上了幾樣菜，文輝道：「這樣清飲無趣，蕊香你出個令罷。」桂保道：「打播最好，什麼都放得進去。」孫亮功道：「完了！把個令祖宗請了來了。」文輝命人取了六個錢來。周錫爵道：「這杯分個大小才好。」楊方猷道：「我們兩個一杯三開罷。」陸宗沅道：「未免太少些，你們一杯兩開，我們都是一杯一開何如？」俱各依允。桂保伸出一個拳來，問文輝吃多少杯？

文輝道：「不必累贅，我們六個人竟以六杯為率，不必增減，准他一杯化作幾杯就是了。也沒有悶雷霹靂，那個猜著，就依令而行，最為剪裁。」桂保便問楊方猷道：「第一杯怎樣喝？」楊方猷道：「一杯化作三杯，找人豁拳。」又問孫亮功：「第二三杯怎樣喝？」亮功道：「兩杯都裝作小旦敬人。」周錫爵道：「我們這樣的鬍子，倒有些難裝。」亮功道：「只要做得好，便有鬍子也不妨。」桂保又問陸宗沅道：「第四杯呢？」陸宗沅道：「把瓜子抓一把，數到誰就是誰。」桂保道：

「這杯便宜了。」又問周錫爵道：「五六兩杯行什麼令？」

周錫爵道：「兩杯化作六杯，花字飛觴。」桂保先問文輝道：「幾個？」文輝道：「一個。」順手便問亮功道：「幾個？」亮功伸著兩指道：「就是兩個。」桂保笑道：「好猜手，一猜就著。」放開手看時，正是兩個。遂取了三個杯子，斟滿了酒，放在亮功面前。亮功道：「這是楊四兄的令，就和你豁。」楊方猷道：「我是半杯說過的。」亮功道：「豁起來再講。」可可響了三響，亮功輸了三拳，便道：「今日拳運不佳，讓了你罷。」

第二三杯即係亮功自己的令，便道：「這裝小旦倒是作法自弊了。也罷，讓我來敬兩個人。」隨站起來，左手拿了杯酒，右手掩了鬍子，把頭扭了兩扭，笑迷迷軟腰細步的走到楊方猷面前，請了一個安，嬌聲嬌氣的道：「敬楊老爺一杯酒，務必賞個臉兒。」說著，把眼睛四下裡飛了一轉，宛然聯錦班內京丑譚八的醜態，引得合席大笑，桂保笑得如花枝亂顫，楊方猷只得飲了一杯。孫亮功掐了一枝梅花，插在帽邊，又取了一個大杯，捻手躡腳的走到陸宗沅面前，斟了酒道：「陸都老爺是向來疼我的，敬你這一杯。」陸宗沅道：「這大杯如何使得？」孫亮功道：「想來都老爺是要吃皮杯的。」說罷呷了一口，送到宗沅嘴邊。宗沅站起來笑道：「這個免勞照顧。」大家狂笑起來，亮功忍不住要笑，酒咽不及，噴了陸宗沅一臉。眾人一發哄堂大笑。陸宗沅忙要水淨了臉。第四杯是數瓜子令。亮功抓了一把，數一數是二□五粒，恰好數到自己，陸宗沅道：「這個極該。」第五六杯是飛花令，孫亮功看著桂保道：「豈宜重問後庭花。」數一數又是自飲。亮功道：「晦氣，我改一句罷。」

眾人道：「這個斷使不得，改一句罰□杯。」桂保斟了一杯酒道：「請孫老爺後庭花飲酒。」眾人重新又笑。亮功把桂保攆了一把，也喝了。下手是王文輝飛觴，桂保把嘴向孫亮功一呷，文輝會意，便道：「桃花細逐揚花落。」輪應陸宗沅、孫亮功各一杯。陸宗沅因亮功噴了他酒，便道：「無可奈何花落去。」接著楊方猷便道：「索性一總喝兩杯罷。」亮功道：「很好，你說罷。」楊方猷道：「笑隔荷花共人語。」桂保斟了兩杯，孫亮功喝了。輪著桂保飛花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好將花下承金粉。」數到又是亮功，眾人說：「好。」亮功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這句是杜撰的，不是古人詩。」桂保道：「怎麼是杜撰？現在是陸龜蒙的詩。」周錫爵道：「不錯的，你不能不喝這杯。」亮功道：「他想了半天，有心飛到我的。他若能隨口說兩句飛著我，我就喝。」桂保道：「真麼？你不要賴。」亮功道：「不賴，不賴。」桂保一連說了三句道：「『月滿花香記得無』，『漱齒花前酒半酣』，『樓上花枝笑獨眠』。」眾人拍手稱妙，亮功無法，倒飲了三個半杯。末一杯是周錫爵，便道：「飛花寂寂燕雙雙。」亮功道：「你們好麼，大家齊心都叫我一個人喝酒。」要周錫爵代喝，周錫爵不肯，亮功道：「我再裝作小旦奉敬何如？」周錫爵笑道：「饒了我罷，我代喝就是了。」說得大家又笑，桂保笑道：「這個飛花不公，我有一個飛花最公道。」便將幾朵梅花揉碎了，放在掌中，說道：「我一吹，落到人身上，都要喝的。」亮功噙著嘴，望著桂保道：「很好，你且試吹一次，不知落到誰。」桂保故意往外一望，說道：「孫老爺家裡打發人來了。」亮功扭轉臉去望時，桂保對著他臉一吹，將些花瓣貼得他一臉。亮功酒多了出汗，因此花瓣黏住了，一瓣還吹進了鼻孔，打了一個噴嚏，惹得眾人大笑。陸宗沅道：「這個花臉好，不用上粉。」孫亮功連忙抹下，這邊桂保猶飛了一句道：「自有閒花一面春。」眾人又笑了又贊，亮功要走過來不依，桂保恰好真見一個跟班進來，湊了亮功耳邊說了兩句。亮功登時失色，便道：「你先回去，我即刻就回。」便向王文輝道：「酒已多了，快吃飯罷。」文輝與座客均各會意，點頭微笑，桂保道：「準是太太打發人來叫，回去遲了是要頂燈的。」眾人又笑了一陣，文輝道：「好麼，連眾人一齊打趣在內。」亮功罰了桂保一杯，屁滾尿流的催飯。大家吃完，洗嗽畢，就隨著亮功同散。

文輝賞了桂保二□兩銀子，桂保謝了，走到書房來找王恂、仲清，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們班裡新來了兩個：一個叫琴官，一個叫琪官，生得色藝懼佳，只怕史竹君的《花選》又要翻刻了。」又坐了一會也自回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